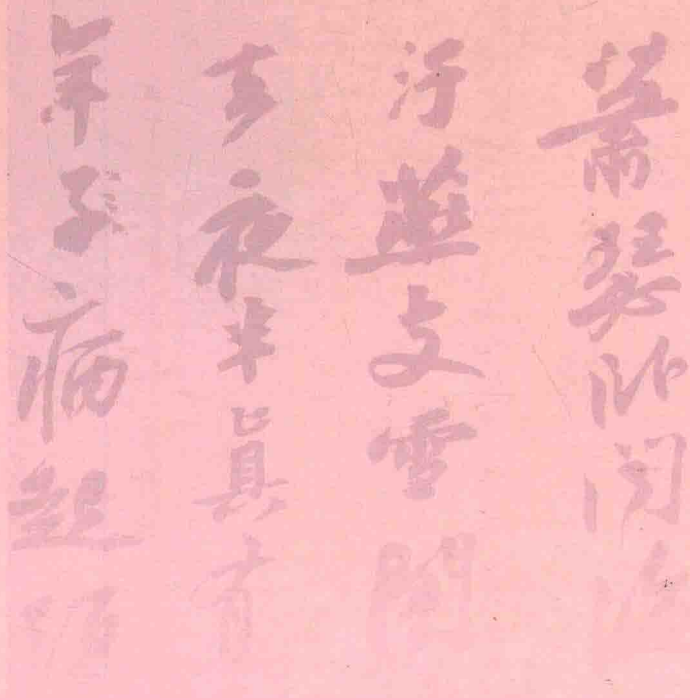


唐宋古文家 教育思想漫话

唐晓敏 著



寒山转苍翠，山色有无中。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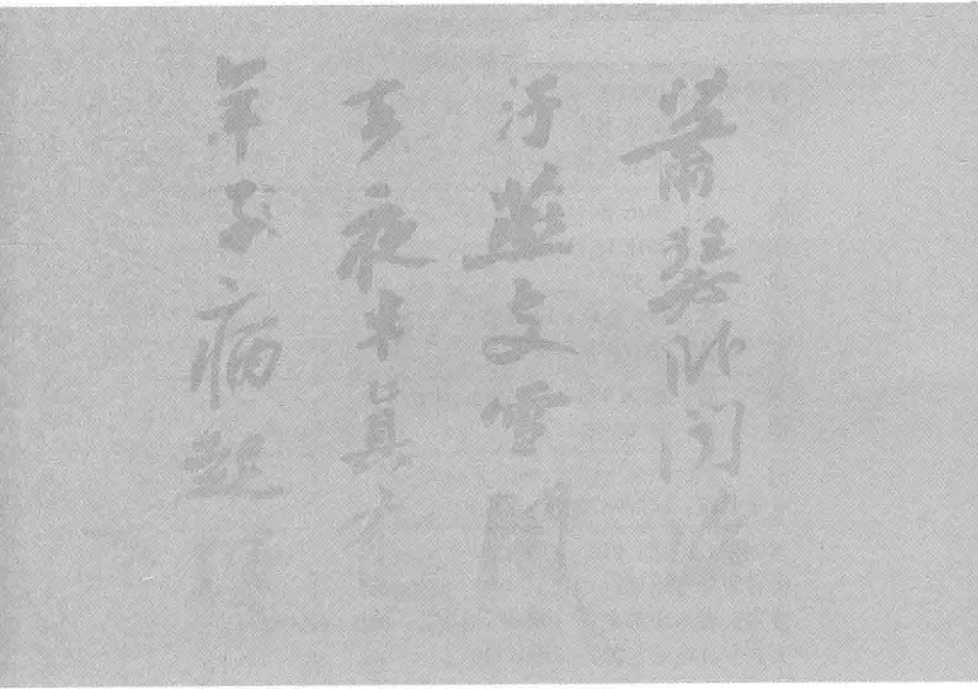
王维《山居秋暝》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唐宋古文家教育思想漫话

唐晓敏 著



此篇琴以同法
汗遊支管間
多夜半真衣
羊家病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古文家教育思想漫话/ 唐晓敏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653 - 2767 - 4

I. ①唐… II. ①唐… III. ①唐宋派—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7038 号

唐宋古文家教育思想漫话

唐晓敏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7. 8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3 - 2767 - 4

定 价: 32. 00 元

网 址: www.qzcbcs.com

电子邮箱: 843195700@qq.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73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韩 愈	1
腹有诗书	1
仁义教育	21
尚友古人	30
“乖时通天”说	35
语言教育	40
创造力培养	48
柳宗元	55
高远的理想	56
文章教育	62
等待	71
“师说”	77
欧阳修	83
君子教育	84
尽早读书	88
多读多写	95
艺术教育	106
苏 洵	114
发奋读书	114
养才	118

历史教育	122
族谱教育	126
作文指导	129
曾 巩	134
教育理想	134
君王的教育	141
精华与糟粕	145
“从游”	150
王安石	153
读原著	154
读经之法	162
有志 有力 有物	169
尊师	174
早期教育	177
苏 轼	181
兴趣	181
心手相应	187
“有养”教育	192
“不厌百回读”	200
继承与创造	212
科举改革	218
苏 辙	225
养气	225
读经典	228
读文言文	232
家教	238
参考文献	243

韩 愈

韩愈（768 - 824），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是中国历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对教育问题有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影响巨大。韩愈的许多散文，都是谈论教育问题的，有一些历来被视为教育学的名篇：《师说》《进学解》《答刘正夫书》《与冯宿论文书》《答吕璠山人书》《上兵部李侍郎书》《答窦秀才书》《与崔群书》《与凤翔邢尚书书》《赠张童子序》《原道》《原人》《原性》等。韩愈的《杂说四首》以及诗歌《出门》《符读书城南》等，也包含着独到的教育思想。

腹有诗书

苏轼的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人们都知道的。而在苏

轼之前，韩愈于晚年所做《符读书城南》一诗中就说过：“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符读书城南》是韩愈写给儿子的诗，在于鼓励他努力学习，可以说是一篇诫子书。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
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
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间……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
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馀。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
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
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
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

韩愈提倡读书，首先是出于一己的人生经验。他的一生，是大量读书而成长的一生。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酷爱读书的程度估计也是居于首位的。在《进学解》一文中，他借学生之口，说自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又说自己“性本好文学”，“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砉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

唐宋八大家中，其他人也和韩愈一样，是酷爱阅读的。柳宗元即遍读先秦、两汉的典籍。在《读书》一诗中，他说自己“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指导韦

中立作文，说自己作文的经验是：“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显然，他所提及的书籍都是他精读过的。柳宗元在永州时写过《辩〈列子〉》《辩〈文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鶡冠子〉》等文章，对《列子》等著作充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书籍，自然也是柳宗元仔细读过的。

欧阳修也酷爱读书。《欧阳公事迹》说欧阳修自幼喜欢读书，“以致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读书，是欧阳修一生的爱好。直到晚年，他做《读书》诗，还这样写道：“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欧阳修把读书看作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

苏轼也是如此。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讲：“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在他看来，唯有书籍是又有用又能给人带来愉悦的。苏轼也是一生不间断地阅读书籍。他被贬黄州时，更是以读书为乐。“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他还留下这样的趣事：“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惜，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

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从中亦可见苏轼读书之痴迷。“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这些都是苏轼读书的心得和体会。

王安石也是无所不读，既读儒家经典，也读各类书籍。他在《答曾子固书》中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邵氏见闻录》还有一个关于王安石读书的故事。韩琦任扬州知州时，王安石刚进士及第，在扬州任金判。王安石每晚读书至天亮，清晨来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韩琦疑其不检点，夜饮放荡，对王说：“你年纪轻轻，应该认真读书！不要自弃！”岂知他正是因为整夜读书，以至连洗漱的时间都没有了。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认真读书的时间较晚。他曾说，自己“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但苏洵为读书，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的。他“每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别。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作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曾巩和苏辙也一样爱好阅读。曾巩在《南轩记》中描述了自己在这间书屋中的读书情形：“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镌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苏辙也爱好阅读。他在《张恕寺丞益斋》中写道：“人生不读书，空洞一无有。”“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画。堆胸稍蟠屈，

落笔逢左右。乐如听钧天，醉剧饮醇酎。”也是在读书中，他体会到了纯真的乐趣。

民国时期，许多人也是自幼开始阅读的。阅读民国学人传记时，不禁惊讶于他们读书之巨，多是自少年起即大量阅读。蔡元培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胡适十岁前，已经读过的经典有：《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与《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十一岁时，开始看《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易知录》《资治通鉴》。诗人柳无忌五岁时开始熟读《左传精华》《史记》《古文观止》《诗经》《唐诗三百首》等，并能够背诵全部诗文；高小时开始读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等，也读了《包公案》《彭公案》等探案小说。顾颉刚才七岁，就读完了《孟子》。之后，他的父亲命他读《左传》。顾颉刚回忆说：“我读着非常感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常在我的脑海里活跃。”他又读了《诗经》。“我读《诗经》，虽是减少了历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轻妙、态度的温柔——这种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十一岁时，顾颉刚即开始读《纲鉴易知录》了。钱基博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时，伯父昌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和诸氏唐宋八家文选。他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起，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毕沅的《续通鉴》。王季思小学时期就读过《论语》《孟子》《诗经》《左传》，背过许多古体诗，也私下看过《西厢记》《红楼梦》等戏曲、小说。作家张恨水七岁入蒙学，念《孟子》；十三岁时，看完了《西游记》《封神榜》《东周列国志》

《水浒传》。徐开垒小学四年级读《说岳全传》和《三国演义》；小学五年级读了《阅微草堂笔记》《秋水轩尺牍》。诗人臧克家八九岁时，背熟了六十多篇古文，包括《滕王阁序》《李陵答苏武书》。林树中六七岁时，父亲让他背唐诗；十来岁就喜欢看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到初中，父亲教他读《古文观止》，选读《史记》《汉书》、四书，打下了国学基础。

那个时期，下层的普通民众也能受到文化的熏陶。姜亮夫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川，发现“四川之地文风很盛，连满街上的莲花落也是句句押韵。有一天，我去市场买剪刀，遇到两乞丐。一个说：“这边去了那边来。”另一个随口即景接上：“有一个大嫂绣花鞋……”你一句我一句，对唱押韵。为什么能如此敏捷回答，因为四川很多人都在读诗，背诗，已形成地方风俗。又说，“四川人非常勤苦，如耕田都很细致，田埂上还用泥巴糊过；挑的粪桶很大，云南人的不超过一百二十斤，而四川人至二百斤。他们早晨鸡叫就下田，一有闲空，就躺在草堆旁一面晒太阳，一面读诗、学《论语》，文化已渗透到田头。所以民间的对唱、咏诗很普遍；民间读五经、四书也很普遍”。他还提到：“去峨眉山的路上，抬轿人前后对答往往有诗句，尤其是唐诗。这不禁叫人想到汉代郑玄家婢女的情况。‘……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从唐宋八大家到民国时期的学人，都是大量读书的。这其中有着怎样的道理？读书对人的精神成长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孟子·滕文公上》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是说，人是需要接受教育的。现代学者

也认为，接受教育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哲学家高清海就说道：“父母结合以后生下了我，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肉体生命，是一个物种的生命，跟动物生命没差别。这个时期我们算不算人，是很难回答的。你不能说他不是人，你也不能说他是人。……我们只能说他具备了做人的基础，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人。那下一步，小孩长大后要学习。学什么，学文化历史发展中已经积淀的那个性。我把它叫作类本性，就是人类在历史发展当中不断形成的人类特有的本性。而这些性质积淀在社会文化的系统里，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才真正代表我们一个人的人性。我把这个叫人的第二生命。经过学习后，你具备了物种的生命和人性的第二生命，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有两重生命。第一重生命具备了做人的前提，第二重生命才能真正获得人性。”^①

这是说，人是文化的动物，是在接受文化的过程中成为“人”的。当然，人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他人的直接接触，通过语言的交流而获得知识，对世界有所了解。但是，就人的成长而言，读书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书本的世界是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书籍，能够把数百年、数千年以前人们的思考、情感、智慧保留下来，让我们接受这些知识，领略古人的智慧，体会古人的情感。个体能够通过阅读而了解古代，继承传统文化；读书让人了解历史、文化。人是通过文化的接受而成为人的，这就是韩愈所说的“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的含义。书籍能够让我们超越身边的现实，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心灵世界。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同时，书籍也能让我们的心灵远行，让

^① 高清海：漫谈人的自我与人生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启思录》（第六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第107页，2004年。

我们走进古代，走进远方异域，也能够走进想象的、幻想的境界中。雨果说：“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是人的心灵。”而这广阔的心灵，主要是通过阅读来建构的。

对此，林语堂这样说：“一个没有读书习惯的人是被拘束在他的身边世界中的。从时间与空间说来，他的生活只能陷在一些日常琐事中，他的接触与交谈只限于几个少数相识的人，他的见识只限于身边的环境。这一个小监狱他是无法脱身的。但是他一旦能读书了，便立刻走进了一个不同的天地。如果他读的是一本好书，也便立刻可以和一个世界上的最好谈话者接触了。这个谈话者引着他到一个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年龄中去，或为他解脱一些个人的忧烦，或跟他讨论一些这个读者所不知道的生活的特殊方面。一个古代的作家使他得以与一个好久前的精神世界发生沟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便会开始想象着这一位古代作家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十二个小时中有两个小时能生活在一种不同的世界里，使我们的思想离开一下日前周遭的牵制，这当然是足为一班被束缚在他们的肉体范围中的人们所妒羡的一种特权。这一种环境的变易，从心理上的影响说起来，委实是同旅游一样的。

书籍给人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世界。对此，外国学人也有同样的看法。苏联作家邦达列夫就这样说：“一个人打开一本书，就是在仔细观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镜子深处寻找自己的主角，寻找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别人的命运、别人的勇敢精神与自己个人的性格特点相较，感到遗憾、懊恼，他会笑，会哭，会同情和参与——这就开始了书的影响。所有这些，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就是‘感情的传染’。”他又说，“几乎在每一个人的命运中，印刷的话语都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

用。最值得遗憾的人就是不曾醉心于一本严肃的书的人——他抛弃了第二现实和第二经验，因而最终就缩短了自己生命的时日”。^①

这是说，书不仅能让人们增加知识，更能够让人真正懂得人生。人需要有现实中的生活，还需要有一种想象中的生活。第二生活比第一生活更重要。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第一生活，而只有第一生活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局限于这种生活的人，也是没有自由的人。有了第二种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这第二种生活的获得，不完全是通过读书，民间故事也让人有第二生活。过去的文化家庭也充满了读书的声音，让没有读书的人也有了诗书的教育，但主要还是通过读书。人在现实中，无论空间有多么狭小，都可以通过读书而让自己的世界开阔起来。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有一篇小说，叫《打赌》。一个银行老板和一位年轻人打赌，银行家许诺，年轻人若能在一间屋子里住满十五年不出去，他愿意付出一大笔钱。年轻人住进了一间房子，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写张条子放在窗口，银行老板就会派人替他送去。他在屋里静静地读书，文学、历史、传记、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都读。小说的结尾是，十五年期满时，这位读了十五年书的青年不要那笔巨款，毅然离开了那间房子。

这篇小说说明了什么，看法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说，小说写的是世间一切事物中最可宝贵的就是生命，一切正常人都是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有人说，小说探讨了人格的升华与倒退；也有人说，小说是想表明，人生痛苦的根源就是欲望太多，需要让欲望有所节制。这些看法各有道理，在我看来，小说讲的是关于

① [苏] 邦达列夫：《第二生活》，《大学活页文库（合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14页，1999年。

读书的事，说的是人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小说写到，那位读书人准备离开前，给银行家写了一封信。

十五年来，我潜心研究人间的生活。的确，我看不见天地和人们，但在你们的书里我喝着香醇的美酒，我唱歌，在树林里追逐鹿群和野猪，和女人谈情说爱……由你们天才的诗人凭借神来之笔创造出的无数美女，轻盈得犹如白云，夜里常常来探访我，对我小声讲述着神奇的故事，听得我神迷心醉。在你们的书里，我攀登上艾尔布鲁士和勃朗峰的顶巅，从那里观看早晨的日出，观看如血的晚霞如何染红了天空、海洋和林立的山峰。我站在那里，看到在我的上空雷电如何劈开乌云，像人蛇般游弋；我看到绿色的森林、原野、河流、湖泊、城市，听到塞壬的歌唱和牧笛的吹奏；我甚至触摸过美丽的魔鬼的翅膀，它们飞来居然跟我谈论上帝……在你们的书里，我也坠入过无底的深渊，我创造奇迹，行凶杀人，烧毁城市，宣扬新的宗教，征服了无数王国……你们的书给了我智慧，不倦的人类思想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切，如今浓缩成一团，藏在我的头颅里。我知道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聪明。

这是在说，这位读书的人身处囚室，精神却是自由的；读书让他有了心灵的自由，他通过读书游历了全世界，也游历了古代；读书让他的心灵无边无际。

人读书时，不仅能够了解各种知识，也能够体会到古往今来各种人物的情感体验。人的情感，不单是自己的，也是通过体会

他人的情感而丰富起来的。童庆炳说，今天人们的一切情感差不多都已经包含在历代作家的作品中。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孔子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人，学习去过具有道德感的生活；正是屈原教会我们在茫茫的黑夜中去上下求索；正是陶渊明教会我们如何远离尘嚣，如何去亲近自然；正是李白的诗教会我们如何去洒脱，如何去望月，如何去思乡；正是杜甫的诗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国，又如何去爱家，如何去爱朋友……”

这是非常深刻的看法。

中国传统教育一直重视阅读，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五四”的现代学校教育对阅读却不很重视。在现代教育里，阅读能力主要应该由语文课来培养。但现代学校的语文教育，对阅读是不够重视的。叶圣陶先生一直被看作中国现代学校语文教育的泰斗，但他却不太重视阅读的价值。他这样说：“书籍的作用，简单说来，只是古人的思想行为的符号。”“读书只求记忆，没有研究的方法，没有实验的机会，那就不会切合人生，丝毫没有用处。然而听讲、记忆、背诵一件件做去，却费了许多精神，占了许多时间。一个人在幼年的精神和时间是何等可贵，无端被教师引导用在‘死读书’上了。”

叶圣陶等编写的《国文百八课》是一套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第一篇课文选的居然是反对阅读的文章，便是孙伏园的“读书与求学”。文章说：“专心读书，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识。凡书上所有，虽假也以为真，反之则虽真也以为假。这是读死书的先生们的普遍毛病。第二，身体一定不能健康。……第三，专心读书

的人一定不能在团体中生活。”又说，“学生到学校里去，不是去读书的，是去求学的。换句话说，就是去学做人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学做人便是学习社会的生活，就是团体的生活”。

孙伏园的这篇文章还这样贬低书籍：“书籍只是海边上的一只破船。对于你的造船也许是有参考用处的，但你却莫要规行矩步地照着它仿造。因为这只是前人失败的陈迹，你再也没有模仿的必要了。”并且预言：“再过五十年，我相信，即使是白发老翁，也只有劝人好学，万不会再有人劝人读书了吧。”

另一个教育家陈鹤琴，也轻视书籍。他曾这样讲：“把一本教科书摊开来，遮住了儿童的两只眼睛，儿童所看见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六寸高、八寸宽的书本世界而已。一天到晚要儿童在这个渺小的书本世界里面去求知识，去求学问，去学做人，岂不是等于梦想吗？”

陶行知的态度稍好一些，但也多是把读书看作掌握一种工具的过程。他说：“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农夫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要用书——行行要用书，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真知识才愈益普及，愈易发现了。”^①

这些说法的问题是，只把书本看作一种工具，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承认，书籍不仅仅只是一种实用的工具，书籍最重要的价值

^① 陶行知：《读书与用书》，邓九平《谈读书》。大众文艺出版社，第50页，2000年。